

四位指挥齐聚共贺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45周年

舞台动人“名场面”凝结历史流光

■本报记者 邢晓芳 姜方

“今晚听到的不仅是美妙的音乐、高超的专业素养，也是个人的记忆与这个城市的历史。如同最后返场曲的刘天华的名曲——一个难忘的《良宵》。”复旦大学教授尹锋在音乐会散场时意犹未尽地说。昨晚的上交音乐厅花团锦簇，有着大家庭过生日般的喜庆与温馨——乐团建团145周年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十周年音乐会在余隆、曹鹏、侯润宇、张洁敏四位见证并参与上交辉煌历史的指挥执棒下上演。

音乐总监余隆率先以《纽伦堡的名歌手》前奏曲开篇。作为瓦格纳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，恢弘的铜管声部为音乐会拉开序幕，正如余隆的心声：“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度过的15年，是我人生中非常值得骄傲的一段经历。”随后，79岁的侯润宇身兼指挥与钢琴独奏，将钢琴与乐队紧密配合。其实在1986年初，刚刚公派留学归国的侯润宇在上海音乐厅就自弹自指了莫扎特《G大调第十七钢琴协奏曲》。时隔38年，莫扎特作品以同样的形式再现，令无数老乐迷们十分感动。原定登台的陈燮阳指挥因重要演出任务无法登台，驻团指挥张洁敏临演受命，接替其执棒马思聪的《山林之歌》及老团长黄贻钧改编自民乐的作品《花好月圆》。

上半场最动人的一幕当属乐团团长周平推着轮椅，伴随99岁高龄的指挥家曹鹏登台。1961年，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曹鹏就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工作。虚岁满百的指挥家在轮椅上指挥了奥地利作曲家苏佩尔名作《轻骑兵》序曲。随后，主持人王勇邀请在座的曾与曹鹏同事的上交老乐手挥手“打个招呼”，数十位白发苍苍的演奏家从观众席四处站



虚岁满百的指挥家曹鹏在轮椅上指挥了奥地利作曲家苏佩尔名作《轻骑兵》序曲。
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起，一起接受乐迷们的欢呼与掌声。这一刻，这座城市与音乐人跨越代际，相互照耀，闪闪发光。

下半场，肖邦金奖获得者、青年钢琴家刘尧禹迎来了与上交的首次合作，弹奏《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》；大提琴家秦立巍演奏的柴可夫斯基《如歌的行板》深情动人。余隆携手2024—25音乐季驻团艺术家马蒂亚斯·格内最后登场，重磅奉上马勒《大地之歌》选段“告别”，以此致敬过往每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。该作品曾被收录在上海交响乐团

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(DG)签约后全球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大地之歌》中，中国唐诗的意境之美随着唱片流入世界观众的心中，感受中国文化的，也象征着145岁的上海交响乐团乘着时代的风，昂首向前，阔步奔赴未来。

周平在当晚的致辞中回忆了乐团走过的悠悠岁月。从上海公共乐时期开始，上交就将西方经典搬上中国舞台，曲目更新速度几乎与全球同步，145年来，上海交响乐团一直致力于让上海市民听见世界的声音。多年以来，上海的城市文化气质也在推动上交不

断开创更多音乐品牌，让古典音乐焕发新生的同时，使得城市的音乐文化生活更加缤纷。2014年，135岁的上海交响乐团迎来了自己的“家”——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，在乐团专业化、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又一大步。这是国内第一座“全浮音厅”。十年里，2696场演出在这里上演，观演人次超过150万。

良宵，总让人格外珍重。正如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所感慨：“音乐挑选了上交，上交也眷顾着音乐。”

传统文化正激发年轻舞蹈编导的创作热忱

如果蒲松龄来编舞，《聊斋》是啥样

■本报记者 宣晶

如果蒲松龄会编舞，《聊斋》在舞台上将是什么样？今晚，舞蹈剧场《聊斋怪谈》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，拉开“2024无边线舞蹈节”的大幕。从《聊斋志异》数百个奇异故事里，青年编导余尔格重构凝练“人、鬼、神、狐、妖”等形象，于舞台之上展开“神游”天地人三界的旅程。舞蹈呈现真于幻、亦真亦幻的艺术风貌，由此窥视古人的内心世界、对话今天的剧场观众。

当下，传统文化正激发着年轻舞蹈编导的创作热忱，他们以身体语言和现代舞台手段探寻历史记忆与当代表达。近年来，田浩的《俑》系列、饶宇弘的《三岔口》、郑杰训《三则·山月》等展现东方韵味的作品先后亮相上海舞台，受到观众认可，《聊斋怪谈》能否带来新惊喜？

血脉中的激情仿佛被点燃

昨天下午，记者走进上海国际舞蹈中心

探班，发现舞台上高悬着一块“巨石”。《聊斋怪谈》将念头具象为石头——执念是心中之“石”，压在人的胸口，甚至将人吞噬。“正形形色色的念，分辨其善与恶，就有消解‘心中石’的可能。”余尔格表示，蒲松龄在原著小说中展现光怪陆离的世界，包含深厚的人文情怀。他对人性幽微的探析、对善恶之辨的思考，与当代人有着共通之处，这也是《聊斋怪谈》创作的基础。

《聊斋怪谈》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、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制作。时长约90分钟，在现代舞蹈剧场中算是“大作”。余尔格选取《凤阳土人》《香玉》《席方平》《石清虚》《婴宁》《画皮》等故事，重新解构文本，并以隐喻的方式来呈现“贪嗔痴疑”等心理情状。“这些故事亦幻亦真，首尾相连，最终化作梦幻泡影。一位男舞者贯穿全剧，他或许是‘书中灵’，时而幻化为剧中人，时而抽离成为蒲松龄。”

余尔格2010年赴法研习、创作现代舞，其作品受邀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、马赛国际艺术中心等演出。“长期在西方语境下创作，会有疲倦和迷失感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源

源不断提供着丰富养料。”在她看来，《聊斋志异》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，也是一部明清史料集和记述人民生活的风俗集。“面对如此厚重的庞然大物时，我从最初惊惶无措到后来大胆无畏，血脉中的激情仿佛被点燃了。”

传统和现代融通，东方和西方舞蹈语汇结合，能否形成具有东方审美价值的创新表达？记者发现，《聊斋怪谈》中多处借鉴了传统戏曲元素：在肢体表演上，借用传统川剧中的变脸、水发、小碎步、髯口、僵尸摔等技法；在音乐创作上，结合戏曲唱腔与当代音乐，尝试创造新颖的表达形式。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元素叠加，而是重新构思创意，丰富艺术层次和色彩，使其兼具传统感和实验性。“这是一部仍在生长中的作品，需要不断充实与打磨。期待在传统与现代的一次次碰撞交融中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舞创新之路。”余尔格说。

拓展当代舞蹈艺术表达边界

舞蹈怎样呈现治愈或诙谐的色彩？“2024无边线舞蹈节”期间，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将

集中呈现《聊斋怪谈》《跨时代舞池》《呼吸》《出水芙蓉》《尤物公园》等海内外前沿舞蹈作品，打破常规框架界限，探索当代艺术多元化表达。

《跨时代舞池》改编自德国团体“她她波普”的作品《Dance Me!》。60后、70后、90后的表演者同台，让几代人用各自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的看法、理解与困惑。互动舞蹈剧场《尤物公园》由青年编导宋欣欣、王姝欢共同创作并演出，他们将邀请观众走上舞台与舞者互动共舞。挪威装置舞蹈剧场《呼吸》让观众走进巨大气球之中，在一呼一吸的节奏引领之下，探索内心与外界的和谐共处。在舞蹈剧场《出水芙蓉》中，意大利编舞西尔维娅·格里鲍迪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打破人们对于“美”的刻板印象，引领观众重新认知不完美的世界。

舞蹈节期间，剧场还将推出丰富多彩的衍生艺术活动，进一步拉近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距离。《聊斋怪谈》《尤物公园》快闪活动，让观众近距离互动交流；《出水芙蓉》《呼吸》肢体工作坊邀请市民“聆听”海外舞者独特的身体语言。“无边线”市集也将登场，用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与体验活动展现艺术创造力的无边无际。

是经典文化传承，也是数字文化再生产

多年来，无数影视剧、动漫、游戏作品对《西游记》进行多维度的解构和重塑，但所有参与者却始终恪守着一条约定俗成的底线——悟空的形象始终是正义力量的化身、斩妖除魔的英雄。在这个底线基础上，众多文化创作者们不断为悟空注入新的时代元素，让西游IP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“青春记忆”。王静认为，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对《西游记》文本的重新解构，是基于游戏文化认同的再生产，从而激发出玩家更多的情感价值。随着更多海外玩家接触到悟空这个角色，西游IP有望成为互联网时代新的“巴别塔”，提供了将全球多元文化交融在一起的可能。

“《西游记》本身是非常现代的。”王静谈起自己读西游，印象最深的是悟空拜师学艺的空间描写，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着“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”。“这里‘灵台’‘方寸’和‘斜月三星’‘向心’的含义，指悟空是唐僧‘心’幻化而成的一个形象。”她向记者介绍了一种对《西游记》的解读——悟空、八戒、沙僧都是唐僧自己幻化的旅伴，或是他某一部分的化身。“这是个很现代的概念。”在电子游戏世界里，化身被理解成一种载体，玩家因此也在游戏世界中被赋予了某种具身化的能动性。“在场”。《西游记》中“心猿归正，六贼无踪”“三藏不忘本，四圣试禅心”等构成小说叙事空间的描写，都是内心的具象化表现。

王静认为，《西游记》成为当代游戏媒介借用的文本主题是非常合适的，“它构成了玩家审美理想实现的母体，玩家以此进行文化的再创造。”不过，对于当下借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流量密码而涌现出的各种“热扩张”现象，她也提出了自己的冷思考：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，最终还是要让关注点回归小说文本以及游戏产品的自身。”



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全平台销量已超1800万套。图为游戏海报。

曾经的“喜剧之王”该退场了吗

周星驰经典影片《食神》28年后再上映表现平平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

上映一周，560万元票房，这是《食神》首次登上中国内地大银幕的战绩。1996年在中国香港上映的《食神》，是周星驰主演的经典喜剧电影。片中的诸多画面和台词令人记忆犹新。28年后，该片修复后重新上映。

回顾过去，周星驰不少老片都曾在香港上映多年后在内地影院重映，尤其是《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》，先后于2014年10月、2017年4月、2020年7月三度在内地影院放映，狂揽近2亿元票房。此番《食神》的重映却表现平平，一如观众留言：“4K修复版本里的油润色彩与黄金时代”“终究不过一人一人在影院包场”的冷清。而周星驰新近出品的微短剧《金猪玉叶》，亦是口碑不一。

说好的“还星爷一张电影票”，情怀为何未能转化成票房？曾经“喜剧之王”的招牌，在今天的市场上失灵了吗？

观众迭代，“退场”是自然而然之事

周星驰的电影一度深受观众喜爱，片中小人物的“肝胆相照”，笑声背后的深情与苍茫，无论重温几遍都值得回味。以本次重映的《食神》为例，作为功夫、喜剧加美食片的类型组合，也早在内地收获了一代铁粉。然而，电视重播的宠儿却在影院排片中遇冷。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，原因之一在于当下的观众已退出电影消费的主流人群。“内地市场观众迭代，尽管电影重映能够激起一些涟漪，但是周星驰作为一代人的文化偶像已经退场，这是自然而然之事。”



电影《食神》首次登上中国内地大银幕，上映一周票房仅为560万元。图为该片剧照。

短剧的风正热，视听综艺更有相对稳定的关注度，周星驰的IP宇宙正在向这些领域前进。然而，借用沈腾出演电影《含羞草》的表述，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认为作品的“含金量”值得商榷。以由周星驰出品的短剧《金猪玉叶》为例，男主角朱浩与发小时一起租碟看《食神》，微信中尽是周星驰的经典表情包，人物、对白与场景设置更是呼应着多部周氏电影，但是浮于表面的征引与模仿，最终没有达到周星驰式的喜剧特色与现实观照。综艺领域，周星驰发起的

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同他本人的关联也十分有限，战玉冰认为：“如果是周星驰主演或亲自导演的影视剧，对于广大观众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，但这两类作品和‘星爷’之间的关系，多少还是显得有些远了。”

“星爷”的铁杆粉丝、青年导演卢正雨对周氏电影的手法熟稔于心，并在其主导自演的电影《绝世高手》中模仿得惟妙惟肖，但口碑票房还是不甚理想。战玉冰认为：“喜剧非常依赖演员，观众认可了这个演员，他怎么演大家都会觉得好笑，如果不认可，那么经常是

事倍功半。平日我们说到‘某某人’的电影，一般指某位导演的电影，却会很自然地说金·凯瑞的喜剧、憨豆先生的喜剧，或者李小龙的功夫片、成龙的功夫片，可见在喜剧和功夫片这两类电影中，核心关注的主要还是演员。”

怀旧自然重要，但呼应时代所需更是新路

《食神》的内地重映，有观众看到了不满足的一面，例如周星驰成神的结局，再如女性角色美化与丑化的局限。这些不满足，更多的是时代语境的变化。

回到周星驰喜剧崛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走向开放与多样化，石川认为：“周星驰的喜剧正是在此背景下横空出世，它带着市井趣味与‘无厘头’打破规矩，不太遵循既有规范与传统审美标准，随心所欲地创造了新的范式，因此赢得了新一代观众的追捧。”正如“大话西游”系列从当时大学生群体中流行起来，是初代互联网“BBS文化”“解构文化”与“无厘头文化”的代表。“然而周星驰之后，尽管有开心麻花等喜剧团体，但其影响力仍无法达到周星驰过去的高度。”石川说。

一代有一代之喜剧，一代有一代之笑点。如今年轻观众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，其喜剧品味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表现出代际性。战玉冰举例，春晚小品是父辈接触喜剧的重要途径，而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更多元。又比如，相声是一种经典的本土喜剧形式，但如今年轻一代观众在喜剧审美与笑点上有了明显变化。“如此看来，笑也是需要学习的。”新的喜剧形式与态度正在拓疆，怀旧自然重要，但呼应时代所需，更是新路。